

過庭錄
明道雜志



通鑑

地理

通鑑

本傳



過

庭

錄

范公偶
撰

中
華
書
局

過庭錄

此據稗海本排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
此本

過庭錄

宋 高平范公稱撰

七伯祖子夷。忠宣公次子也。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僊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由其門者甚衆。公到觀中。主相待倨。公亦不爲禮。主頗不平。謂公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某力爲多。公欲之乎。公笑而不答。主益憾之。居無何。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極峻。公親踪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治汝矣。各痛笞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國安。公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以告者。遂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卽命局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於神宗。范某非常才也。願陛下識之。紹興乙卯。先子守郎曹狀奏其事。詔贈直祕閣。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于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傳也。哲廟登極。時王退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皓不聞於壽。

起田園粗足。兩疏那見於復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藥表云。陛下樂忠良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錫藥石之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陶美姿而長身。時謂之沒與真武。與文正長子監簿爲友。范氏處長。後其室死而監簿亦亡。復續長姨。忠宜因此疎之。

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黜彙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職。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蓋無此。

理窟嘗與先子論詩曰。古人規矩具在。學之不難。但患不能效之耳。凡人所作。必盜竊一句一字。謂之工。而不知在意而不在言也。余嘗作詩云。赤縣東城尉。他年舊業儒。老爲知道馬。中有拜恩珠。歲月侵餘齒。風埃上短鬚。賴逢同老友。襟韻不相孤。此乃效老杜城北一詩耳。試思之。

王履道同先子避地嶺外甚熟。因見有顏持約王維畫嘉陵江山圖。蓋明皇幸蜀。過嘉陵。愛其江山。命吳道子圖於大同殿壁。王維復畫小簇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右丞心事與誰知。蓋謂此也。

邵伯溫子文。康節先生子也。才而有文。爲陝西宜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與路鈴李君交往甚熟。李家有數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預。後十餘年。子文與李氏邂逅長安。而李君已死。適值其妻生辰。命子姪宴子文於書舍。遣舊婢出舞。酒酣。子文感愴宿昔。卽席作詞。末章云。翻翻繡袖上紅欄。舞姬猶是舊精神。坐

中莫恠無歡意。我與將軍是故人。諸子得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勝。乃令謂子文曰。宅中得公佳詞。情緒作惡。難復行酒。卽容別日款會。子文不終席而退。良久憮然曰。所謂口乃禍門。此事卽傳於時。外日子文謁一當位而不相識。問之。不記姓氏答曰。此乃李家作調笑者。

元祐間。伶人丁線見教坊長。以諸俳稱。宰相新拜。教坊長副庭參。卽事打一俳優之語。賜絹五匹。蓋故事也。元祐年。呂汲公忠宣拜相。日以任重爲憂。容色愁厲。未嘗少解。丁生及副丁石。參謝忠宣。丁線見言曰。餓殺樂人也。相公。丁石曰。今時和歲豐。朝野歡樂。爾何餓爲。線見指忠宣而言曰。是他着這幾個好打。闕趁浪。我輩衣食何患。忠宣亦爲一噓。

丁石舉人也。與劉莘老同里。發貢。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丁線見同賀。莘老。莘老以故。不欲廷辱之。乃引見於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賤相去如此。本無面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廢。誠負慚汗。線見因白啓相公曰。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趕逐不上。劉爲大笑。

洛陽朱敦復。字無悔。并弟希真。以才豪稱。有學老子者曰劉跛子。頗有異行。時至洛看花。一日告人曰。吾某日當死。至期果然。與之善者。遂葬於故長壽宮南。託無悔銘其墓者。跛子劉姓河東鄉。山老其名野夫。字豐髻。大腹右扶拐。不知年壽及平生。王侯士庶有敬問。怒罵掣走。或僵死。洛陽十年爲花至。政和辛卯以酒終。南宮道旁冢三尺。無孔鐵鏈。今已矣。劉公有一僕曰尙志。隨劉四十年。劉常以畜生呼之。

及劉死人恐其有所得。士夫競叩之。尙志告曰。何所得。但喫畜生四十年矣。無悔因作一詞曰。尙志服事跛神仙。辛勤了萬千般。一朝身死入黃泉。至誠地哭皇天。旁人苦苦叩玄言。不免得告諸賢。禁法蠲兒不曾傳。喫畜生四十年。

許將冲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略稱。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蔑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轎。冲元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白之。不許。立曹甚久。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去。冲元察御僚屬甚嚴。一日賓佐過廳。一都監曳皮鞋而前。許問曰。公何得此鞋。都監以爲美意。云某銜一卒能造樞密或須之否。許作色曰。某非無此。但不敢對同官着耳。都監惶恐失措。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視其足。先子自州爲張子文所拉。沿檄至大名。坐中親覩此事。

黃魯直少輕物。與趙挺之同校舉子。失處

一文卷使蟒蛇。挺之欲黜之。諸公盡然。魯直獨相持。挺之誠其

言問曰。主此文不識二字。出何家。魯直良久曰。出梁武懺。趙以其侮己。大銜之。後挺之作相。魯直責鄂州。召還諸流人。挺之令有司舉魯直作承天寺碑云。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疑爲謗訕朝廷。善人蓋謂奉佛者。復責宜州。時五侍郎德孺自聚所還。會黃于武昌。志甚不平。且貧甚。侍郎厚貲。令諸子送至漢陽。魯直有謝詩。見豫章集。

溫公曰某適過范淳父門邀之同去徐思之不敢輕言被他不是個趁哄低人忠宣嘆息久之既歸謂子孫曰淳父爲溫公所重如此

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戊辰十月因觀岳陽樓記遂言及此耳

忠宣舊藏一江都王馬往年自慶赴闕李伯時自京前路延見求觀忠宣云某非吝但道路難爲檢尋俟至闕未晚李日夕懇之甚力尋出李見之稱嘆失措借歸累日用意模寫竟不能下手復還之但以粉牌榜其上云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馬云某看之累日不能下筆聊留數字以見歸向之意時米元章作郎每到相府求觀不與言唯遶屋狂叫而已不盡珍賞之意然絹地朽爛爲數十片無能修之者李因薦一匠者酬備直四十千就書室背之乃以畫正湊於卓上略無邪側用油紙覆微洒水以物研之着紙上毫釐不失然後用絹托其背遂爲完物崇寧初歸上方矣

韓魏公在相曾爲畫錦堂記于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先子云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高荷子勉爲陝漕張永錫幕屬先子與同僚嘗遊華州雲臺觀永錫有詩用歸字韵和者盈軸子勉末作

云親祠堂主鸞曾駐善夢先生蝶不歸。又作詩云。妄作非吾事。罷官饑爾曹。此心常去住。何日遂孤高。鴈伴烏瘡脫。蠅營狗跛勞。不如張仲蔚。門外長蓬蒿。故魯直有三傑同科之句。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有詩用萊字韵應制者牽強不叶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舜禹壁間俊氣識伊萊爲絕冠諸臣矣。

六伯祖子正丞相長子有大才博學嘗作孔林詩云漢陵玉匣盡秦山銀海空干戈百世後獨究先聖宮樹有千年色門無數初崇盛德包覆載遂順因所宗坐若顏閔後頗聞鄒魯風撫膺感遺言零落涕沾胸季顏師顏謫齊州又嘗以詩寄云歷下故人今何在音書又已隔寒暄多年別後紛紛事何日罇前細細論忍見風霜摧羽翮空教江漢瀉詞源聖朝寬大超前古卽有恩光照覆盆其才器可知年甫三十二而卒有文集百卷魯直爲跋其後兵火集散亡而魯直集中此跋亦闕其略云士之學期於沒而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故壽夭之際未嘗置言鳬鶴之短長故物不能齊也雖然有連城之璧操之甚栗中道而毀豈能使人無槩於心哉范子正予不及友也予於親聞其人又得其言皆可傳後問其所游則司馬溫公愛之間其爲吏則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使者剝膚椎髓取於民以自爲功子正以歲饑獨捨單父民錢十九雖沒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正父祖皆名世士自宜如此應之曰文王割烹武王餽鼎叔旦舉而用之用當作薦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子正賢於人遠矣元祐二年三月庚午豫章黃庭堅書

崧山道中小市曰金店。范弇學究居焉。先子自許省墳河南。往來數見之。貌古性直。君子人也。隣有酒肆。詩云。喫酒二升。糴麥一斛。磨麵五斤。可飽十口。雖遇歲時。歌樂喧集。鄉人競觀。范公閉戶讀書。自若也。又有戒訟詩云。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衙頭府底陪茶酒。贏得貓兒賣了牛。鄉人畏而服之。丁卯仲冬十七日。因是觀造酒。舉其事。謹詳記之。

崧山隱者敏交時。

一作如。

閉戶著書。不接世事。忠宣造其居。自名其刺曰探道學古。持所業謁見。嘗有字說。

解可字云。方釘丁時。必象其孔之可否。又解母字云。方爲女時。未有所乳爲母。則兩乳垂矣。

建業進士

失記其名。

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韓公

憐之。以百千賙焉。

小宋舊有一帖論詩。云杜子美詩云云。至於實下虛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達。後問晁以道云云。昔聞於先人。此蓋爲縛鷄行之類。如小奴縛鷄向市賣云云。是實下也。末云云。鷄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

山閣。是虛成也。蓋堯民親聞於小宋焉。丁卯季冬初七日夜。因看杜詩。舉此。謹退而記之。

忠宣在陳。先光祿侍。行後圃。忠宣問曰。八郎。爾今幾歲。光祿應曰。某四十六矣。忠宣嘆曰。爾好福人。吾所不若。爾光祿愕然曰。大人身爲宰相。勳業如此。而不若某。何也。忠宣曰。豈謂是哉。吾七歲丁楚國憂。廿六丁文正憂。爾今年四十六歲。而父兄弟無故。未嘗一日離侍側。則吾豈如爾也。

先君初仕平恩主簿。啓行拜辭。右丞平居寡言端坐。如木偶人。終日未嘗移足。至埃塵印跡無倦意。家中

不見喜慍之色。至是問先子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守時。只有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

李毅師贊文正李夫人姪也。與弟顏俱博學有大才。時號二李。嘗代蜀守謝上表一聯云。捫參歷井。都忘蜀道之難。就日望雲。但覺長安之遠。一時稱賞。由是師贊四六之名甚著。

忠宣捐館許下。服中先光祿率子弟閉戶。未嘗出于七叔祖年幼。一日先子同至所居宅後門。見賣豆者。買食之。劉晦升顯子。民則偶見。歸告晦升。卽以束抵先祖曰。某昨暮聞公家子弟有在門首嬉遊者。丞相墳土未乾。未應爾爾。顯門下生有所知不敢不告。先祖慙謝晦升。諸子皆被責辱。

梁寬。梁子美。皆博學高才。受知五龍學。累從徵辟。爲上客。寬號大梁。高放人也。後居岳陽。太守楊壽卿頗陋。猥不好事。寬鄙之作亭湖上。號風月。託寬爲記。略曰。世不患無風月也。患無風月之佳客。不患無江山也。患無江山之主人。蓋譏之也。

王介甫未達。韓子華富彥國愛其才。皆力薦於朝。王秉政。頗失士望。二公悔惡之。張安道歸南京。富公守陳。安道由陳見富公。尊俎間談疾介甫不已。安道略不答。富公曰。安道是介甫耶。安道曰。某何嘗謂是公自不知人。今將何尤。富公默然無語。

崔比部諱公立。韓魏公妻弟也。爲人古直有操行。居許與忠宣鄰。忠宣除文正服。託妻子於崔。干祿上郡。崔晨夕顧矚。始終不怠。時七伯祖爲單州推官。人來報疾篤。魏國夫人驚憂。欲往視之。崔公力阻曰。而

爲婦人夫出獨安往吾受而夫之託因立杖子門曰出者吾杖之魏國不敢復言忠宣歸而謝焉

魏國之姪歸比部次子子厚崔以親契數往來忠宣家常具饌待之食稍不精崔必直言略不自外忠宣每爲杖鑿者家婢聞崔比部來皆惡之比部二子長保孫爲忠宣婿

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酒官值韓生辰獻歌頌褒諛者甚衆子厚獨以詩警之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掛冠高節莫因循韓得之再三嘆咏曰非君誰爲我言於是以太子少師致仕

謝景武師直與王存正仲友善謝仕褒陽王遠至夜叫門見之師直屣履出迎率子姪行家人禮慷慨道舊喜而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劉皓商父河北人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令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卹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商父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逕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吟曰何敢爾爾乃遣醫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舁舁而來爾等能辨此吾唯爾慮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醫者如其言舁姚至縣劉卽戒閤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問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邪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處勢弱卽解

容俛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縶於廡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此來。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曰。此奇事也。然不爲已甚。幸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卽解印去。先子崇寧初。官河北。見之。常衣布袍。往來閭里中。浩然自樂。竟不仕。而姚亦悔過自克。終身稱爲長者。

商父質直有守。初仕趙州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數人。以狀稟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商父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商父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商父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當行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商父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爾乃敢爾。宜屏縮以俟來者。

右丞守永安軍時。修曹后山陵。曾魯公主其事。篤促郡縣甚急。右丞恬不誰何。監司數責詰。亦不與辨。但唯說知委而已。事畢。魯公過洛。問諸郡應辦勤怠。監司共言曰。餘皆集事。獨范永安頑然無奉上意。若在他所。俱効永安。則朝廷難復舉事矣。某等欲奏劾正。恐遠方觀望。以爲不能容名子爾。魯公大怒曰。何敢爾。鄰里有喪。尙相救之。況君父乎。右丞繼進見魯公。魯公厲言曰。諸司甚有語。右丞緩步進曰。不知諸司有何語。魯公具以告。右丞因悄言曰。某非至愚病風。豈有臣子坐視君父者。朝廷抑亦取辦而

已然諸司甚不體國。魯公愕然曰。何。右丞曰。山陵所在。財用已羨二倍。民力竭矣。永安山陵所在。正宜惜一方力。以堅崇奉意。魯公曰。何不早言。右丞曰。當興事時。竊恐有假此規避者。故不敢告。今願擇精敏吏考驗之。魯公首肯。卽命吏警督如言。魯公大激切稱嘆。徑奏擢爲三司判官。

右丞在政府。宦者閤守忠。恃寵專恣。一日至堂宣諭。辭意甚傲。諸公拱應而已。右丞作色叱曰。老奴何敢爾。守忠退步連應曰。守忠不敢。在堂諸公。皆爲寒心。曰。范公必不久居矣。右丞蓋自如也。未久。虜使至。選右丞館伴虜使。忽自中批出。范某言犯御諱。落職知許。尋乞宮祠去。

右丞居許。太守韓持國。秋日於郡圃會景亭。置宴張樂。會諸郡公。程正叔及右丞以故不至。持國以詩寄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願我未能忘舊樂。綠罇紅妓對西曛。

宦者李憲。用事神廟。朝議再興西夏之師。慮有沮撓者。詔天下敢有言班師者。族。五侍郎任陝漕。乃連上章。言三十六不可。皆指斥時事。各有徵驗。且曰。臣世受國恩。寧受盡言之誅。于今日。不受不言之誅。于後世。辭意誠切。恐不免禍。乃自籍家口數牒。永興軍拘管。以俟上命。章上。神宗覽之默然。召宦者李舜聰問曰。范某所陳。徵據甚的。果有否。李憲假我令天下人。既有何處之。舜聰良久曰。此事雖未皆有。蓋不盡無。上大悟。詔卽日班師。放范某罪。除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

光祿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見東坡。頃有從官來。東坡揖坐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祿於坡書笈中見一小策。寫云。武宗元中。岳畫壁有類韓文南海碑。呵呵。光祿與晁再三繹之不曉。坡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具

告曲折云不知何義。坡笑曰：此戲言耳。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告成召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羣工居西幕以韓帳。羣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幃頭。執搗者在。前諸人愕然。且恠笑之。問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廝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始大服。南海碑首曰：海於天地間。萬物最鉅。亦何意哉。其後連思施設極盡奇怪。宗元之畫是以似之也。

韓子華爲閣長。一時名公如劉原父王介甫之徒皆在館職。介甫最爲子華所服。事多折衷於介甫。一日館中會話。論及劉更生。介甫以當漢衰靡。王莽擅權。勢不復與。而更生曉曉強聒。近不知時。其中是非者相半。子華繼自外至。問曰：諸公所談何事。或以更生對。子華問介甫曰：如何？介甫具告。子華曰：不然。更生同姓之裔。安得默默就斃哉。一坐服子華至論。

忠宣帥慶爲种詒誣訟。責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顓。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皇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儒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剽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臂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即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

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宣拜相。亟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己巳十二月七日夜。家君論人貴賤壽夭。命不可逃。享運未窮。則大患不能相害。忠宣是矣。忠宣自入仕門下。多食客。至貴益盛。守陳以己俸作布衾數十幅。待寒士。時人爲之語曰。孟嘗有三千珠履客。范公有三千布被客。譏其儉也。忠宣聞之。乃作一幅。享用作銘。辨正。於是范蜀公。司馬溫公。皆効之。銘見家集。

杜子美詩云。仰蜂粘落葉。行蟻上枯梨。行字世本皆然。忠宣在永。於蔣氏彥回家。見別本乃作倒蟻。倒之意。與行迥異。或以爲忠宣得之於太平藏經中。蓋好奇之論也。

彭思永字季長。歷陽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住秦州。季長異其事。嘗語於親識間。彭拜御史中丞。未幾除知秦州。彭母尙無恙。深疑其行。誠告軍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且預知其說。乃奏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舟。一夕感疾而卒。蓋秦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利爭名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達塵。一聲鷄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季長長子衛明微。時奉母晏夫人。調官宣城。簽判。母難於遠涉。明微年未三十。遂承志掛冠歸。栽花植竹。築堂曰壽燕。歲時奉親遊宴。盡其樂。晏夫人八十餘卒。明微亦享上壽。忠宣有詩美之。見家集。次子衍乃祖。永嘉夫人之父。力學應大科。未弱冠過關。忽嘔血而卒。